

有阴晴圆缺  
有悲欢离合  
记生活百味  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  
投稿邮箱：  
wanbaofukan  
@163.com  
请在主题中标  
注“生活札  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 编辑：石风华 美编：王蓓 校对：王明才

## 微信群的空间与时间

□孙贵颂

有智能手机的人，几乎没有不加入微信群的。微信群是个组织。过去一听说“组织”二字，都会肃然起敬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万万没想到，自从有了手机，建立组织、加入组织变得轻而易举了。赴一个酒局，听一次讲座，观看一个展览，参加一次演出……有人拿出手机，说建个群吧。转瞬之间，我就成了有组织的人。从此在里面聊天、发图、发文，成了群众之一。

微信群的空间，有大有小，能大能小。三两同学，四五知己，有个提议者，立刻成立；八九十人，三四百人，某某登高一呼，群起响应。有时个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便被人拉进了某个群里，进来一看，认识的不足一二，陌生的超过八九，但这丝毫不妨碍你在这个群里待着。喜欢说话你就说两句，不愿意吱声你就“潜水”，没人逼迫你，没人理睬你。有人发观感，有人发美图，有人发论文，有人发消息；有人喜欢聊新闻，有人爱好论逻辑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、体育、娱乐、养生，天文地理、鸡毛蒜皮、宇宙洪荒、家长里短，内容无所不包，所谈口若悬河。这样的人一多，群里就很有生气，仿佛农村赶大集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

可惜，谁也不是真理的化身，言多必失，难免出错。这时就有人接过话茬，隔空叫板。这位如果买账还好，认个错，道个歉，或者发个鬼脸表情包，哈哈一乐，也就不了了之。可这是在微信群里，谁认识谁，谁服气谁啊？老张可能在内蒙古，小李可能在海南，距离产生胆量，你能我比你还能，你牛我比你还牛。开始还比较文明、比较理智、比较谦虚，越说火气越大，越说越不讲理，发展到最后就开骂。幸好隔着千山万水，不然出现流血事件也说不定。偌大的群空间，瞬间被两人霸占，你来我往，唇枪舌剑，吵得不可开交。其他人，黄鹤楼上看翻船，巴不得有瞧热闹的机会。到了最后，终于有人提出抗议、发起声讨，向群主告状。群主先是安抚一下这个，劝说一下那个，可是没有一个听他啰嗦的，照样吵吵闹闹，骂骂咧咧。万般无奈之下，群主只好行使他的“否决权”，左脚踢出一个，右脚踢出一个。这一下，群里复归平静。

群空间是一个公共平台，不能由着个别人一直占用。

有空间就有时间。微信群的时间是24小时制。有一天半夜两点，我起来小解，在一个小群里问：“有人吗？”无人理睬。我一气之下，发了个红包，结果不到5分钟就被抢光。接下来，“谢谢啦”“发红包的好帅啊”此类奉承话就铺满了屏幕。

群里什么时间最热闹？是吃完晚饭之后，是早晨起床之后。此时，新闻发言人如“夜宿乡里满天星”，评论家似“过江名士多于鲫”，特别是那些爱说话的、爱指点江山的，最为活跃。

我比较反感的是有些人动不动就发语音，可能是他们手写、拼音打字较慢，遂以口语表达代替。这种办法方便了自己，难为了他人。如果在公众场合点开语音，会对旁边的人造成干扰，弄不好，还会遭到白眼；私下里点开，语音内容十有八九都与我无关或无用。这种做法说轻了是对群友缺乏尊重，说重了就是先生那句：“耽误别人的时间，无异于谋财害命。”

还有那些乱发广告的，乱发议论的，私话公聊的……一言以蔽之，跳蚤市场有的货物，在微信群里统统都能找到。

凡事有利有弊，微信也是一样。作为目前使用最为频繁的社交软件之一，它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，与此同时，烦恼也接踵而至。不必讳言，现在的微信群已经开始变质，证据之一是，越来越多的人不怎么热衷于这个“组织”了。



闲云斋记

## 念念花生香

□韩启龙

我的家乡，有过年炒花生的习俗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物质匮乏，各种糖果十分稀缺。于是，家家户户便炒些花生，用于过年食用和招待亲朋。

每年过了谷雨，生产队便组织社员种花生。半个月以后，花生破土而出，探出雏鸟般的小脑袋，在微风中怯怯地左瞅右瞧。渐渐地，花生茂盛生长，在一簇簇碧绿的嫩叶青梗之间，黄花灿烂，状似一只只歇脚的黄蝴蝶。黄花一落，花生便开始坐果，默默地沉潜于土层中，悄悄地结满籽粒，等待着收获季的到来。

秋天，花生终于熟了，队里开始统一收花生。收完以后，把最好的花生缴了公粮，留足来年的种子，最后把剩余的花生按工分分给各家各户。

当把分的花生运回家，父母把花生装进麻袋里，挂在偏房山墙的木橛上，说是防鼠，其实是怕我们这些馋嘴娃偷吃，毕竟花生量少，要用的地方很多。

到了冬天，农活少了，母亲让父亲把花生取下来，精心挑选那些果实饱满的双仁果，用于过年招待客人和送亲戚，剩下的拿

到油坊换油。

一进腊月，家家户户开始忙年，我也天天盼着过年。因为过年不仅有新衣服穿，还有香喷喷的炒花生。

直到腊月廿八，终于要炒花生了。母亲挖来细沙，用水洗净晾干，倒入大铁锅里炒至滚烫，再倒入挑选好的花生。炒花生烧锅时从来不用木柴，木柴火急容易把花生炒糊；用软草炒出来的花生壳表面没什么变化，果仁又香又酥，堪称一绝。每每这时，我就急不可待地剥开花生，将两粒果仁一起丢进嘴里，大口嚼食，随着“咯嘣”一声脆响传入耳膜，花生在唇齿之间被碾碎的香气充盈了整个口腔。那个香啊，至今忆起，仍让人垂涎。

回想当年，一瓢炒花生，一家人围坐，灯火温馨，其乐融融，这样温暖的画面犹历历在目。

后来，我家每年都会种不少花生。母亲会把花生做成各种食品，盐煮花生、油炸花生、花生酱，这是父亲最好的下酒菜；而花生糖、花生糕、花生饼，则是我们小孩子喜欢的零食，不过，母亲的炒花生始终是我的最爱，回味悠长，今生难忘。

## 家有煮夫

□刘茜

在我们家，家务分工早已是不成文的规定，老公主厨，我洗洗刷刷。我曾经也努力想成为一名厨娘，奈何老公的煮夫地位难以撼动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就乐在其中。近些日子，老公想方设法引诱我入“厨房局”，我就采用“拖延战术”，转移他的注意力。

瞧，煮夫又给我“洗脑”来了。

那天早晨，厨房里传来“乒乒乓乓”的声音。我循声走过去，原来是老公在杀鱼。只见他左手拿着菜刀，右手提起砍刀，瞧我进来，他瞄了我一眼：“快来我教你，你学会了做饭，以后才不会被儿媳嫌弃。”我倚在门栏上，懒洋洋地答道：“这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，关键要实践，可我没机会啊。”

老公听着我耍赖的话语，苦笑着摇摇头：“来，给你上岗的机会。”“算了，这活技术含量太高，我以后慢慢学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我从简单事做起。”老公睥睨着我：“那你当回采购员，去买些调味品。”接着他说出了一大串名字，我的大脑飞速转动，默默地记在心里。

一路上，调味品的名字在我心里翻腾。走进市场，琳琅满目的菜蔬、扑棱的鸡鸭鱼虾、摊主热情的吆喝，瞬间我把买调味品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。称一些小蛋糕、买一点卤鸡爪、购一盆小花花，回家的路上才猛然想起此行的主要任务。我努力回忆老公的吩咐，确定不了买“花椒”还是“胡椒”，哎，不管了，都买回去吧。手里提着重重的袋子，脚下迈着轻盈的步伐回家了。

刚到家门口，老公迎上来，从我手中接过袋子：“不错，买了这么多。不过，我先要看看调味品买齐没。”他东翻西找：“咦，花椒面呢？”糟糕！不是“花椒”，不是“胡椒”，是“花椒面”。老公笑嘻嘻地说：“考试虽不合格，不过也挺辛苦，还得麻烦您再跑一趟。”

我重新回到市场买了花椒面，然后躲在书房里写写字、读读书。这时厨房里又响起了“乒乒乓乓”的声音。又过了不一会儿，红烧鱼、凉拌鸡、卤鸡爪上桌，看着色香味俱全的美食，我给老公行了一个大礼：有劳相公。这时儿子乐颠颠拿着手机递给他爸，说：“爸爸，你看视频里这个男子，正在感谢给他生双胞胎的妻子呢，我妈也是在感谢你煮饭辛苦了。”

其实，在家庭里分担家务，享受履行义务的那份快乐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生活的本质就是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寻求价值意义，也许有一天我会走进厨房，爱上里面的锅碗瓢盆，不过，现在家有煮夫足够了。